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卷十四

嘉興錢泰吉輔宜

記沈氏嗣選南宋文鑑目

道光乙酉五月得南宋文鑑爵里考稿本於集上書肆不知何人所撰訪之沈雲泉丈珏沈丈云嘉定張雲章字漢瞻嘗輯南宋文鑑未脫稿王西莊光祿續成之乾隆甲午舉人海甯蔣顯謨字奏平亦有南宋文鑑然莫先於吾鄉先哲沈果庵之書也丁亥四月吾兄雲壽檢雲泉丈遺書假得果庵南宋文鑑序目二冊示余序作於順治戊戌凡例九條則康熙改元七月晦前一日也

目凡四十八卷卷一賦卷二騷樂府卷三至卷八詩卷九卷十詞卷十一詔誥卷十二至卷十九奏疏卷二十至二十四啟卷二十五至二十八書卷二十九卷三十策卷三十一至三十三論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七序卷三十八跋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一記卷四十二議卷四十三辨卷四十四說符命頌贊箴卷四十五考答問卷四十六銘碑傳卷四十七墓銘墓表行狀卷四十八祭文祝文策問樂語上梁文雜文每體各有小序惜余未及鈔錄今沈丈所藏書局置虛室不知何日再覩矣及來海昌訪求蔣君遺著無知之者嘉定張君之書亦未

見流行本潛研堂集嚴道甫傳所著有南宋文鑑而西沚先生墓誌不言續成張氏之書西莊始存稿有樸村集跋亦不言選南宋文沈丈之言當不誤惜未得樸村集及西莊晚拙稿一檢爾壬辰八月讀莊芝階舍人仲方所輯南宋文因書所聞見以貽莊君倘存數家姓名於所著序錄中則莊君之書傳而諸君子撰集之苦心亦與之俱傳矣果庵字仁舉名嗣選嘉興貢生乙酉奉母避兵葭川羣盜知爲老孝子戒勿犯破產聚書所著有儉娛堂集卒年七十六私謚孝貞

黃梨洲先生嘗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

之闕尚未成編而卒見全謝山所撰神道碑文丙申初夏讀鮚埼亭集因識

記兩漢書校本

予校兩漢書初從李金瀾廣文遇孫假其大父敬堂先生手錄義門何氏評校本自己丑十一月至辛卯十月畢壬辰正月從兄子承志假乾隆四年 武英殿刊本前漢書謹校一過蕭氏音義宋氏三劉氏之刊誤館閣諸公考證悉錄簡端至閏九月而畢欲續校後書未能也癸巳春日於武林汪小米遠孫處得義門弟小山氏所校兩書乃先校後書自春涉秋而畢繼校前書自是

年九月至今年甲午六月而畢夏秋之交從味根從孫聚仁所又得諸草廬先生所錄義門校續志三十卷李先生錄本未備者得補錄焉暇日參以吳氏兩漢刊誤補遺惠氏後漢書補注嘉定錢氏之考異高郵王氏之雜志僅見前漢則於甫里所謂精寶正定可傳或庶幾焉兩何氏皆以汲古閣本爲主余故亦用汲古本校既粗竟因條件何氏所據之本見前輩校書不以再三爲限且冀爲兩漢之學者廣求善本考其異同焉

漢書

景德本何煌小山所校於卷前錄牒一道云中書門下牒再校勘前漢書牒奉敕國家治洽承平政先

稽古顧茲三史總彼六經昔嘗列於學官今見施於貢舉遁化中慎擇儒士俾之校讐尋募工徒已從模印討論之際雖務研精刊刻之間猶或差謬是再加於鉛槧庶悉辨於魯魚克正前書式資素業牒至準敕故牒景德二年七月十八日牒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馮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兵部侍郎平章事寇吏部侍郎平章事畢○按小山校語每稱北宋本疑即景德二年校勘本故不別列北宋本之日

南宋監本大字本 王莽傳下記云自異姓諸侯王表至此皆以南宋監本大字粗校一過康熙丙戌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案小吏何焯記又云大字本列傳自陳勝至司馬遷皆闕後從他所測得杜周傳一卷校過

小字宋殘本 小山校本陳勝項籍傳記云殘宋十行十九字注二十七字敘傳下記云雍正元年癸卯中秋節之後一日用小字宋殘本校小字宋殘本闕紀一二列傳十六十七十八又六十至六十四上其脫失者頁不在此數也

九行十六字官本（小山校地理志云凡此本與北宋本異同處大約此本從九行十六字官）本其的誤者則校失之也又云小顏題銜此仿九行十六字大官本○按九行十六字官本疑即南宋監本大字本姑存此目以俟攷

宋末建甯書鋪本（小山校藝文志云此与又得宋末建甯書鋪惡本大字者校卷尾記云右）將監本越本杭本及三劉宋鄱諸本參校其有異同者附于古注之下廿八字二行康熙甲午中秋校小山四益齋又云書鋪建本八行十六字注廿一字又景十三王傳司馬相如傳下公孫宏卜式兒寬傳並記右將監本云云與藝文志同景十三王傳云正文伍阡捌伯叄拾玖字注文叄阡肆伯柒拾陸字司馬相如傳下云正文肆阡壹伯柒拾伍字注文柒阡玖伯貳拾捌字公孫宏卜式兒寬傳云正文肆阡伍伯玖拾玖字注文計貳阡肆伯陸拾伍字並建本所記字數也○按此本拜經樓吳氏藏十四卷泰吉別有記

殘元槧本 小山校本紀六記云此卷起假畏三弟所得殘本元槧郎命壽南姪兒校耐辱老人記雍正元年癸卯夏六月中伏日為月之廿五日也諸侯王表記云世日壽南校完以下缺列傳四卷起再校功臣表五云七月廿六日壽南校出一字功臣表殘元本惟此一卷張耳陳餘傳云列傳一二壽南校改正注中體字元槧本失第三写仲子記七月之塱楚元王傳云殘元槧本韓彭英盧傳第四起七夕後二日校完此三写凡壽南校出者以元本二字識季布欒布田叔傳云此卷壽南元本校訖無謁

元本 王子侯表下云雍正初元癸卯七月二十二日命壽南用元本覆勘地理志下云己亥八月陛生乾月將元板校一過

正統本 小山校地理志云將正統刊本校過又藝文志云北宋本南宋監本明正統本參校正統所刊亦宋之善本也

監本

南監脩本 小山校本紀一云乾隆己未秋半用監本粗勘借監本元刻十不得一補刊謬譌不勝又刑法食貨兩志俱云用南監脩本校

粤本

汪文盛本

大字補刊本 小山校地理志云初令王源將北宋版校本校容將葉校再閱甲午冬十月○景官用大字補刊本隨自校一過又命從子此未知即南監脩本否存此日以俟攷按

葉校本 小山校地理志云將葉校改二字葉改者皆北宋本不誤而粗心失之也

劉氏本 小山校本敘傳下記云康熙乙未借蔣西谷所得劉氏本校孟公

後漢書

殘宋本 義門校本紀第九卷記云康熙甲午心友弟得包山葉氏所藏殘宋本第三卷至卋卷之半以

所校正寄因改正數十處興平四年春三月條下記云殘北宋本止此

鈔補北宋本　小山校蔡邕傳記云以鈔補北宋本北宋本廚徐向成校此一号補

淳化校定本　小山校第九十卷尾記云范曄後漢書凡九十篇總一百卷十帝紀一十二卷八十列傳八十八卷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校定刊正

麻沙本　小山校本目錄後記云本宅依監本寫作小板大字鼎新開雕的無隻字外訛幸天下學士精鑒隆興二紀冬至麻沙劉仲立咨第一卷尾及續志禮樂志均有武夷吳驥仲逸校正八字

正統本　小山校蔡邕傳記云丙申五月望日將正統本覆校正統即北宋所出惜鈔與刊者俱不免倉卒安得元本一校也

成化補刊本　小山校本每云成化補刊本疑即補刊正統本也

南監本　小山校

續志

北宋小字殘本

義門校禮儀志第六卷記云自律曆志至此卷康熙癸巳偶得北宋小字殘本冬日燈下手校一過版至精好尤明小學有孝友之家鳳來齋藏書印不知出於誰氏也又輿服志下跋云自二十三卷至此癸巳冬日得北宋殘本校

宋一經堂本

義門校郡國志四跋云自十九卷至二十二卷康熙丁酉祇役武英殿偶見不全宋嘉定戊辰建安蔡琪純父一經堂開雕大字本心以爲佳因從典守者乞以校對則舛誤可寫憤歎又律曆志之前直刪去劉宣卿補注本序每卷平列大字二行云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竟不知諸志從孫宣公之請始取司馬紹統續漢志補蔚宗之闕章懷但注紀傳淳化所刊止於九十卷爾其價值之貽誤後人眞市賈之下劣者識之以見宋本亦有不足據信如此非敢爲訂激也七月既望義門老民書

汪文盛本 義門校郡國志五跋云康熙癸未六月侍八貝勒於南薰殿架上有汪文盛刊本因取以校此卷汪氏亦仍譌襲舛如前書地理亦憚於互勘書無善本豈非苟簡之過哉

附錄義門跋汲古閣本

初讀此書嫌其繆訛為多及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之不如班書故也嘉靖中南京國子監刊者注經刪削此猶完書故是一長其舊本不差此復滋謬略為隨文改正云康熙辛巳中秋後題於保定行臺西序焯

康熙辛巳首夏於召伯舟中閱完續漢志三十卷毛氏後漢書所據之本遠不逮班書舟行又無從假他

本互校姑俟南歸再閱云焯識

右二跋及前各本下義門跋語讀書記中均未錄泰吉記

附錄李敬堂先生跋義門校本後漢書

乾隆己卯冬日從海鹽朱子笠亭借得義門先生點定後漢書云從松江陸君子大得之校閱一過歎其細意校勘為范史功臣余旋有都門之役次年六月南還迺依其刊正及句讀之處點出之笠亭云義門十三經二十一史俱有勘本先生聞某處有一宋元雕本必輾轉假乞藉以正譌祛謬嗜好之篤如此余

往時記朱兄香谿云有義門手勘漁隱叢話甚精惜爲禾中盛氏假去未還後在虎林孫廣文齋中見前漢書青硃二筆云中有義門手校後歸魏塘無緣借閱今所見者惟此書及文選刻本則困學紀聞而已聞吳門汪君念貽盡得義門書塾善本荅先生門人沈丈冠雲下榻汪氏所留遺也行將從其至契密請之又余聞前輩云經史校本以顧亭林先生手定爲第一惜書歸三晉不得見云敬堂集幷識

按李先生所錄義門前漢書評校本無跋不知魏塘之本抑吳門汪氏之本此跋所刻顧學齋

集亦未錄泰吉記

記第六世族祖蓬州公鄉試卷

明萬曆四年丙子科浙江鄉試吾泰溪錢氏第六世後官四川蓬州知州次卿公中式第五十一名墨卷卷面第一場第二場第三場作大字下小字居中一行云嘉興府秀水縣儒學增廣生員錢應晉習書經與今鄉試卷式同坐號用藍筆寫於卷面第一場東洪十一號二場西宙二十二三場東日十卷後印卷官銜名云印卷官浙江布政司經歷司經歷周鳴鎬 浙江按察司經歷司經歷朱邦嘉關防亦與今卷式同惟今卷無按察司經歷銜卷頭云嘉興府秀水縣儒

學增廣生員錢應晉應萬曆四年浙江鄉試思得身家並無刑喪過犯亦不係娼優隸卒及外處人民假以贅壻並仕宦子弟在於父兄原任衙門移文起送冒貢名籍雇人代筆等項違礙今將本身年貌籍貫三代家狀幷所習經書逐一開具于後計開一本身年二十三歲身中面白無鬚本縣永樂三十一都民籍一三代曾祖達故仕祖琦故仕父薦存不仕一習書經以上分作十行爲卷頭第一開第二開起爲草稿三場卷同卷背有監印彌封所關防夜一彌封所關防十二字每字僅有其半其半蓋折卷時去之也謄眞第一開眉上有巡按

浙江監察御史印篆文九字作三行印逕一寸有半卷背接縫處印文模糊不可辨三場俱同草稿尾空紙上粘條紙三一條云監試一房正卷第八卷同三場一條爲閱卷官銜名第一場云湖州府歸安縣知縣鄭銳閱第二場云謄錄所會稽縣知縣馬洛閱第三場云黃巖縣知縣袁應祺閱讀冒先生起宗撰公墓誌銘知當時三場分閱合收者乃得雋鄭公字雲石袁公字肖海馬公字禹河如皋人爲冒先生外王父誌稱公子孟思諸君以馬公所批場中卷見示者卽此卷也一條爲評語第一場更有一條云擬取正卷第二擬取正三字旁有硃

色二圈二場擬取備卷第二三場正第十二俱注於評語條上二場評語上硃筆大書備字又於備字上加一圈三場亦有硃筆字脫爛不可辨所粘諸條字俱藍筆書第一場首藝題目上藍筆大書五十一名四字第一場卷中評點有硃筆有藍筆藍筆似出兩手一細圈密點評語極詳細七藝眉批旁批殆徧一但密點數句數行而已評止寥寥數語硃筆當出主司手亦寥寥數語密點數句數行而已二三場僅有藍筆評點不若第一場之詳細顧亭林先生日知錄謂主司閱卷不深求二三場觀卷中評點之詳略可見當時風會矣日知錄論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上下一格經論亦然後省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今此卷無四書書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一二三場題目俱低三格與日知錄所言不合第一場七藝俱頂格寫第二場論判亦然表文及三場五策俱低二格寫表題爲擬宋御製爲君難爲臣不易論示輔臣謝表擬宋二字低三格寫御製字提行頂格寫謝表下旁注祥符五年四字表文起云祥符五年某月某日臣某等伏

蒙聖恩頒示御製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謹奉表稱謝者
伏以鳳藻日新云云祥符五年低二格寫御製字提行
頂格寫表字謝字鳳藻字提行低一格寫文中若綵綸
鴻編日月風雲等字俱提行低一格君道宸衷王言天
語等字俱提行頂格末云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天字聖字頂格表字謝字低
一格聞字頂格中有恭遇○○○規模天大睿智日
新云云讀其文當是皇帝陛下字而提行頂格連作四
圈蓋題事屬前朝故不寫皇帝陛下字家藏臨江公鄉
試墨卷刻本亦然陸文裕公深同異錄採漢以來名臣

奏議雜文意欲進御凡原文有陛下云云者俱空白二字而注其下云前朝臣子尊稱君上之文義當避闕見

四庫提要儒家類存目叢書當時體格如此第三場策題第一問第二問第三問第四問第五問與今格式同文中若皇上太祖高皇帝俱頂格郊祀字天字亦頂格執事明問今日等字俱低一格第五道策尾以謹對作結三場卷謄眞未行後俱另行寫計塗註幾字第一場低七格云計塗註共五字二場三場俱低八格二場云計塗註共六字三場云計塗註共五字卷式較今鄉試卷稍長大略與今　殿試卷相似亦用朱絲闌直格每

開十二行每行三十字吾家自洪武二十三年始承錢姓歷四世一百十一年而臨江公始以宏治辛酉舉浙江鄉試闈七年爲正德戊辰起家進士以大吾宗自是而太常公以嘉靖乙酉舉人舉壬辰會試儀制公以戊子舉人舉乙未會試永州公先太常儀制兩公於壬午舉鄉試戊戌成進士三十六年間父子兄弟相繼登科第服官中外勤於其職爲世名臣蓋不獨科名之能重人也公爲臨江公孫由乙科秉鐸邯鄲會稽宰長留擢蓬州所在多惠政當時有第一流之目鄉舉之時年纔逾冠風簷寸晷中洋洋數千言楷法工整統三場卷塗

註止十餘字亦可覘學養之有素矣卷藏公曷孫湘帆叔紹起處道光丙戌八月十八日泰吉以太常公顯忠祠秋祭至海鹽獲敬觀焉詳記行款以見前明鄉試卷之格式亦考古者所樂聞不僅爲吾錢氏世傳之寶也

石門縣重建傳貽書院記 代盧翰坡大令

嘗聞孔子之道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微至朱子而始著蓋有宋諸儒相繼蔚起洛學再傳而朱子集其成大抵窮理以致知反躬以實踐一以居敬爲主而得洙泗眞傳其門人更相傳授以闡微言而崇正學何其盛也自紹興初陳公輔

上疏力詆伊川何若謝廓然趙彥中鄭丙陳賈林栗之徒相繼贊鼓道學之名爲世大詬及韓侂胄用事籍宰執至士人凡五十九人概指爲僞學於是道學之禁歷四朝六十餘年至嘉泰而其禁始弛朱子之沒已逾年矣方禍之亟也學者解散或詭他師崇德輔漢卿先生獨不爲動且棄產往隨以身試禍入京師居太學之南相與質疑問難志不少屈者何也以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始著將以傳之先賢者貽之來學也爰名其堂曰傳貽以祀朱子躬行倡率後學興起鶴山魏氏亦出其門經史雜著多所脩明然則如輔先生者無論立德立言

學術深造詣其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詎不足爲百世之師哉昆鑾宰臨安時創立錦城書院及來石門讀先生之書慨然於聖賢之道可傳可貽者當講明而切究之也顧諸生肄業之所創於乾隆二十七年嘉慶初年前令方君維翰捐廉以資膏火地旣湫隘經費又絀乃於城東爽塏之地買屋一區謀於邑紳士捐貲締造越□月而克成取先生傳貽之名以顏之祀朱子於中而以先生配踵先生志也課士規條略仿錦城書院經畫旣定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我

朝正學昌明

聖製
御製詩文於周程張朱俱稱曰子而不名誠以有宋諸
儒得先聖之眞傳也而說經之士往往分門漢宋辨論
嘵嘵講宋學者以漢儒爲破碎大道尋求訓詁之末務
述漢學者以宋儒爲拘牽文義摭拾心性之迂談不知
無馬鄭賈孔之各抱遺經則周程張朱諸子何自尋其
緒無周程張朱之深通大義則孔顏曾孟之道何以闡
其微學者幸逢
聖朝無邪說之賁鼓而或漢學宋學橫分畛域挾其拘
虛之見欲窺聖賢之傳難矣其下者溺於速化之術謂

科舉弋獲專事摹揣墨守麻沙之冊高閣學官之書擯之

國家立學取士之義不啻背馳幸而獲選者亦卒少其人昆巒嘗有慨於此旣取輔先生之義以名諸生肄業之所因思先生守朱子之道於邪說橫流之時其勢難諸生讀朱子之書於正學昌明之日其勢易昔胡氏一中序詩童子問云槜李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祕帙然則先生之書固此邦之士所服膺勿失者矣夫先生傳朱子之道卽傳朱子所傳孔孟之道以貽來學者也凡在傳貽書院者苟深思夫所傳所貽者何在而

身體力行之則科舉之業不誤於速化之術橫分漢宋入主出奴者亦當曉然於孔孟之道殊塗同歸勿爲陳公輔之徒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此則昆蠻所願與語溪士君子共守也夫

此文金岱峰創稿余足成之翰坡所至創立書院不愧循吏因岱峰而知余由權東海防同知擢任廣西同知丁母憂歸曾至海昌屬商定文字再至廣西擢郡守旋卒遂不相見岱峰每與余言時念翰坡也此文當屬之岱峰今拙稿先刻錄存之他日岱峰集中亦存之以見岱峰與余之託交翰坡如一人也甲寅

二月朔警石記

海甯州城河記代王百朋知州

道光八年大中丞黃陂劉公奏請續濬仁和縣境白洋澗至海甯州城北河渠七十餘里商旅讙呼子來屬役自是海甯州上塘河無壅塞之患利至溥也惟州城河實上塘之尾閭不及時疏理則上塘之水亦無所洩下流淤則上流亦漸壹盛則或旁溢非所以計久遠也古來恤遠汲之勞注水郡治通江淮之貨引流至城勤求水利者尙將創手開鑿以利民況地本水鄉故道具在不能仿水門提閼之法旱潦時至何以禦之管子有言

備害之道以水爲始涖官於茲敢不勉焉於是請於上官以米商積存捐款銀四千餘兩開濬州城河前處州府教授張君駿玉環廳訓導查君潞總其役文學周嘉成潘熙人司出內職銜魏宏綸文學郭蕙徐鼎陳持敬鍾錫福唐璵言分任監督自北水門至州治前東則酒坊橋至瓦石堰西則天后宮至西水門及城外遶郭之河凡一千六百六十一丈俱濬而深之春熙外運鹽閘直接東備塘河乃城河宣洩所關幷脩治之以還舊制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興工九年四月七日告竣役不病民費無虛縻諸君子實有力焉嘗考舊志元末移驛

長安城河日涸明時屢有疏濬　國朝自順治十年重濬而後越十餘年必一興工今自乾隆四十一年前刺史戰君濬河建閘以來五十餘年矣其閒雖屢加疏導而支流未暢歲久漸湮是役也承流於上游借資於羣力幸克有成冀垂久遠諸君子謂不可無記以諗後人因念鄴中渠成邑思史起鴻隙陂壞郡怨方進頤不敢圖功亦思免咎爰識歲月幷工役之大較愧不能身執藟臿以爲民先也

甘泉鄉人稿卷十四

甘泉鄉人稿卷十五

嘉興錢泰吉輔宜

海甯州知州陽湖惲侯政績記

道光七年夏五月泰吉始爲海甯州訓導時重建廟學諸所造作煥然成就僉曰州大夫陽湖惲侯謁廟之始仰瞻榱桷愀乎動容乃率僚佐董勸人士各出私錢驩欣會計不數月集金踰萬其明年侯以憂去州人士咸念奮興力作罔懈越二年廟學成迺刊碑著勳用揚雅化泰吉到官之明年也又明年三月二十五日侯卒於家嗚呼侯莅海昌裁期月耳敏於當官州無逋事旣興

廟學將從事於農田水利以興廢除弊惜其未成常用
扼腕而侯之女夫歙縣金書恩所爲狀言侯卹嘉善縣
水災事與泰吉夙所見聞皆合則其他所言必可信乃
約舉大端曰侯諱敷字子寬自號遜堂負才識精力絕
人勇於從政伯兄簡堂先生敬博學工古文爲學者所
宗侯曰吾兄兼貫三才吾但欲旁通人事耳以乾隆五
十九年舉人大挑一等嘉慶二十三年始至浙江權歸
安縣事五十日民歌頌之二十四年權臨安踰月將去
時苦旱民請勘災得報而後行是年權定海縣定海孤
懸海外控扼外洋額設兵二千餘名爲浙東巖邑惡少

竄名軍籍中輒轢人侯至莫敢犯乃設冊以淸田畝
勸分以救饑饉民大悦服及受代皆泣下曰仁侯去矣
爲立生祠道光二年以次當補宣平未至任三年秋嘉
湖兩郡水嘉善地尤卑下田廬漂蕩老弱轉徙巡撫黃
梅帥公曰非惲君孰能勞來安定之乃調補嘉善侯日
棹小舟撫綏沾卹民歸之如慈父母及冬請緩徵漕大
府曰湖州烏程歸安被重災猶皆徵漕嘉善曷以緩侯
曰湖州重蠶桑蠶既登即被水害民猶有餘蓄嘉善以
陶埴爲業野水遍地無以爲生富者又以捐振竭其財
是蠶雖輕於湖州民困實重於湖州也堅持其議莫能

奪是冬嘉善廼不徵漕大府奏請治河相度地形博采輿論疏濬隄防皆有程則叙定海獲盜功五年擢海甯州知州嗚呼觀其所施設於他縣者使稍延歲月州人將獲數世之利不獨修起學官一端也然捄灾卹患諸仁政遇事乃見而自古循良之吏必以勸學修禮爲首務侯下車之始即崇學校雖他未暇及亦可謂知爲政之本而無愧厥職矣且侯之爲此豈徒以廟貌巍峩爲士人觀美云爾哉惜其速去而養士勸課之方不獲與吾曹講明而切究之此泰吉所以於學堂觴宴時每指謂諸君子願相與惕然知戒而思所以副侯意者如何

也侯歿後嘉善人爭言侯來爲城隍神有不善者暴死曰侯擊之夫神之靈爽式憑于民其事杳冥不可知而民思侯於既死猶赫赫若降神于茲土而禁暴止邪也則實政在民心宜祀名宦者非侯而誰謹次政績以俟

上其狀者

大清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仲春之月州學生員蔣光聰屬金陵馮秋田春谷兄弟勒石于奎星閣下閣爲侯創建州人以奉生祠今春秋祀侯之所也泰吉又記

重建觀音橋記

海昌之橋見於舊志及余纂備志時所步渡而志其有

名者不下數百所有衡直皆木者有夾岸壘石用木橫架者咸速成而易朽支港小小墟聚取便於旦夕不可以久遠四達之衢人所通度駢肩交踵負曳不絕者則必壘堅石為階級以便陟降植基阯厲水道以通舟楫用功劇而為利溥非小小墟聚杠梁比也觀音橋為州北門外之第一橋都邑之人日夕翺翔焉苟弛而隤則壅塞水氣鬱滯不宣人受其病匪特無以濟行旅免厲揭也橋創始於宋[淳]熙四年舊有亭以祀神名光華亭橋其後屢毀而修亭不克建詳於康熙十七年許進等碑記今年九月五日橋梁泐折楮柱之石隨而圮里人

罷皇相勸不十日率錢三百餘緡選日興工刻期將成余宦學於斯已踰兩紀扁舟泝沿徒步登降於此橋者屢矣樂諸君子利濟之心速於流水爰記貞石願與橋並永云咸豐二年十月

記周氏孝子

周協義者元時顯官州人也少孤與弟協禮協信事母俱皆至孝母病篤協義惶遽無措夢神語之曰得人肝食之即愈協義急起刲左脇割肝一葉忍痛掩衣呼協禮曰母思食豬肝急作羹以進我有事欲他往勿待也協禮睹兄異常時心動然是時協禮亦已刲肱將進母

乃急以兄斑與肝和已肉作羹以進視母啜羹已協義久不至急蹤跡之方呻吟於牀迫視所苦乃大駭恐驚母不敢出聲急適市求醫遇異人授藥急持歸傅兄左脇創卽合以餘藥傅已創亦合協義卽時强起視母母疾亦瘳母病方亟時協信鉤燈於體以禱神當時謂周氏有三孝子云甘泉鄉人曰州志孝友傳謂三孝子宋時人失其名管文學庭芬得其事於洛塘周氏族譜以語予乃次第之以補州志之闕佚管生又言康熙年周氏有父病剖心者見嘉興賀氏廷麟闡幽錄中其事亦奇偉云洛塘周孝子父病甚醫曰不可爲已孝子跪而

泣請曰聞君能生死人幸一救吾父醫笑曰必若剖心與翁食或有益孝子以爲誠然語其婦且曰吾有兩兒何惜一死吾必剖心爾可作羹以進勿令吾父知婦未之信漫應之俄聞室中撲地聲大呼取吾心去婦驚走視則見孝子祖而仆血流被體利刃入胷寸餘急拔之死而蘇者三後竟無恙父病亦漸瘥孝子自言方剖心時恍惚若有神護視之者故得不死人皆謂孝感所致賀氏曰此愚孝不可爲訓第存之以勸天下爲人子者使知身且不有有如此管生曰惜哉賀氏之記孝子事而不言其名字也鄉人曰孝子身且不有安有求名之

心哉孝子誠愚孝嗚呼惟愚乃能成其孝也彼協義兄弟者不謂之愚亦不可也雖然當父母危殆時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其庸行必有可述焉而見於文字者乃僅傳其一節也惜哉

記曹文學葬兄事

余初至海昌友人爲言閭里書師推曹君余訪其居於拱辰門外一廛面場圃中庭編籬爲墻籬以外非所有也學僮數人咿唔其間脩脯不足飽妻子而君伏案作楷書讀性理日課有程度無汲汲之態暇則丸藥施嬰孩言自高曾來施藥一百四十餘年矣余自是樂與之

流連今年五月君卒應明經時艮乃言其葬兄事嗚呼吾嘗入故家之室停棺櫛比如行荒冢閒爲不怡者累日嗟哉貧也無可爲也乃有田連阡陌高門大屋而祖父不得遂顯之藏何爲乎若夫妻帑棲魄於幽宮兄弟暴骨於中野者又比比也嗚呼其弟思爾矣若曹君者可以風矣曹君無支子但有子錦堂既守大宗不絕之義以後其兄炤位中位中配沈楊側室周故嗣子肯堂皆未葬君節容授資爲葬備數十年未嘗忘每疾病則曰吾兄未葬吾何死也及道光十二年君年七十有四矣疾病閒作則曰不可緩矣計所積得錢七萬卜葬於

某原凡五棺時苦雨懼不克葬及期雨霽葬畢乃雨嗚呼精誠之至天亦相之也自柩行至窆君相度奔走不以疾稍怠既葬顧錦堂曰吾乃可以死矣未朞而君卒余既聞明經言樂稱道之錦堂具狀乞傳余曰傳非吾所能也然記君事於別籍久矣錦堂又爲余言君之從姊適陳氏婿卒無所依君養之從兄燦烘熅死無後皆經紀其事從兄焞之妻王守節餘三十年無子爲之請

旌表營葬事君之曾祖墓在仁和縣幾毀力改葬焉里人敦仁堂葬會終始其事數十年此皆貧士之所難幷記之君名炘字季昭蘭坨其自號也七世皆諸生今

錦堂又有聲庠序間

記沈林

錢子讀易至旅之六二感念舊事喟然曰童僕而貞信有賴若沈林者可矣噫沈林死矣沈林鄉人也愿謹無他能幼事我從祖肖巖先生餘十年從祖歿隨我叔往山東叔卒於署長清縣丞任所無以斂沈林號呼於眾縣人鮑君憐之任其事叔母始得攜弱子女扶櫬歸沈林奉侍甚謹從父中丞公愛沈林召之役沈林時時節庸直餉幼主念及舊恩必泣如是者十年錢子曰吾見為童僕者嘗聲施赫赫時務欺詐弄權市利以肥其身

爾遇變故則鳥獸散甚或盜所有忠信可任者百不得一二市朝則滿夕則虛其理固然瑣瑣斯賤何責焉必繩以生死不變之義彼狡黠者且反脣相稽謂士大夫厚恤親故者何不多見也噫若沈林之思顧舊恩固結而不解詎獨人奴之藥石耶鮑君於旅人羨次之時不惜資斧亦薄俗所難而我錢氏所嘗不忘者也惜沈林愿樸不能舉其名但頻呼鮑善人鮑善人云

記介休獄

某歲元旦盜入介休富人王氏之室殺其母於庭脫金臂環一雙去王氏子具言婣家某貸環於其母勿得某

氏子怒詈曰若旦夕死我必折若臂取若環數日而母見殺舊時傭工某嘗竊雙環以逃久不得鄰人某左右之疑皆與某氏子通縣乃捕三人者榜掠之皆誣服責問環所在則不可得久之縣獲盜得雙環盜言心利王氏饒於財知王嫗元日必五更起至別室焚香於中庭無侍者意其首飾價不訾可攘取也前夕與黨數人入其室伏於奧伺嫗至搤殺之不意惟雙環亦旣殺嫗則取環踰垣逃驗視盜環與王氏狀所言鏤文銖兩皆合王氏子謂非已家物堅不仞且狀言先後所失實四環以是獄久滞時我從父中丞公守平陽大府檄往治之

公微服至介休訪求嘗傭王氏家媪問王氏製環失環及母死時情狀甚悉乃至製環者家取視其簿籍令如式製一環期五日得戒勿泄至五日坐堂皇召王氏子曰爾家事我皆知之矣某歲月日爾為母製環二某歲月日傭工與爾子適市觀賽社爾子攜一環實失之傭工愿人也懼而逃爾子泣於市鄰人某送之歸傭工無辜者也鄰人有德於爾子者也爾忍誣之某月日爾又令工製環一以奉母某氏子見之欲貸環爾母急佩之臂某氏子怒而去某歲元旦爾母為盜所殺而失二環今前所失一環已得矣出諸懷擲與之曰非耶王氏子

不意公知前事之詳聞言色變執環視良久曰鏤文是矣然新製者非也公曰爾言良是然盜所得環貿爾家物爾不肯仞者懼前言之誣耳爾母死爾痛甚倉卒具狀情實未得不爾罪也然獄久不決盜首已斃傭工鄰人某氏子幾瘐死爾何忍乃出製環家簿籍檢示之曰爾家但有三環耳前失其一母死時失其二交所得四環更出盜所得環指其一曰是先時所製雙環之一也鏤文工巧甚宜爾母之愛之也又指其一曰是則孺子失環後所別製者歲暮迫促文較粗是非爾母所常佩之臂者耶嗟哉爾母佩是環而殺於盜而又幾殺數人

也爾忍見是環耶王氏子聞言哭曰公神人也某無疑矣乃出某氏子傭工鄰人於獄而誅盜黨之尤桀黠者

半弓園記

一齋陸君屬余爲半弓園記未有以應也一日香潭王翁過余談舊事言其姻家某君罷官歸大治居室極園亭之勝疊石爲山輓水數百步外穴墻激而入之灌注石罅終日不絕如瀑布流入於池翁嘗坐池旁爲題扁額楹帖覽賞忘倦以爲吾邑中近時名園雖陳氏安瀾無是也未幾某君歿園亭已閱數姓而遺跡不可問矣王翁舊與一齋尊甫冰菴先生同時以書名遨遊公卿

閒所至不貶其節氷庵先生晚歲歸築室以長子孫而所謂半弓園者固未有奇異之境足以游目也然余嘗至其室一齋潔几案奉氷庵先生所遺鐵硯及手鈔漢書兩帙示余輒把卷摩挲不能去如坐千巖萬壑中淸曠之氣蕩滌胸次噫若所謂某君園亭今郎故在余不欲舍是而他求矣遂書其語以貽一齋

遯齋記

善乎漢上之釋遯彖辭也曰遯非疾俗避世長往不反之謂也去留遲速惟時而已泰吉讀之而恍然於君子進退之道矣聖人序遯於恆之後爲久居其所者戒也

而又恐自託於潁濱巢許之倫之終已不顧則孰與任天下之大事者故受之以大壯以見陽盛陰消則君子之道勝而可以柔進而上行也故又受之以晉焉聖人豈教人終遯者哉石門蔡學博硯香自筮當遯之上九乃名其讀書之室曰遯齋屬爲記之硯香今日所居之位正鄭氏所謂居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之義也上九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若效九三之係遯其憊也滋甚然退藏而伸其道則遯得其正而道必終通也肥遯无不利者退亦利進亦利也惟其時而已處以道化成之時而終抱山林長往之志豈吾曹所望於硯香與硯香之

所宜自處者哉

待雪樓記

石門蔡君硯香以朋友為性命而於瑞安方君雪齋交尤深雪齋秉鐸海昌歲時相思必相訪樂事必相告撰著必相質也夫人棄家遠遊惟賴朋友之樂於以忘鄉關之思耳瑞安距此一千餘里雪齋去家二十餘年此二十年中交遊若硯香者不異昆弟之好矣然前此二十年兩君遠隔一千餘里安知有今日之聚哉故夫絪緼相感霧甬雲烝嚶鳴相召星流電激若影之隨形若響之應聲雖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亦必待其時而後

千里同好歟硯香聞吾言曰然吾先人嘗築室以待良朋之戻止者今先人之友皆往而不留矣室亦將圮吾脩整之因其舊址起小樓待方君至而落成焉因名曰待雪子爲我記之且夫天下之物莫堅於金石莫潔於雪惟其堅也固結而不可解惟其潔也雖流澌亟冰而常不改其積素之質故君子之相交必堅且潔而後可以久而不壞也吾之交方君蓋竊取此義焉余聞而善之遂爲之記并質之方君不知安陽江上其爲方君舊友而相待若硯香者倘有若而人方君能無故鄉雲樹之思乎

篝燈教讀圖記

泰吉小時先大夫方勤於政不暇問家事先母沈宜人教督甚嚴讀小怠言動或失當必述先世家法以相督責且令誦文端公題陳太夫人夜紡授經圖詩毋擊節和之時或聲淚俱下嗚呼泰吉不聞母氏之教二十有四年矣未嘗稍自樹立回思往訓時惴惴今觀蔣母馬安人篝燈教讀圖而益怦然有動於中也方蔣君春圃之未有子也安人屢爲置遣又嘗刲肱以療蔣君疾其明年側室劉乃生子光煦光煦生十年而蔣君卒嗚呼樛木逮下螽斯不妬忌芣苢樂有子安人其知詩教矣

而刲肱以療夫疾亦發乎情之至正先王經夫婦厚人倫之道豈有間焉將君既卒安人敎光煦益嚴密歲時塾師歸則自課之讀稍間將加以夏楚而不忍則使長跽父景堂前涕泣告誡之光煦感動益自厲於學此敎讀圖之所由作也嗚呼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由母敎而成者也程子之母侯夫人撫愛諸庶不異己出有過則不少假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以安人之賢視異腹子如所生固無足異假令不明乎敎子之義而惟事姑息之愛則光煦之學之成與否未可知也光煦於安人歿後爲此圖豈獨彰著母

氏之恩哉其必兢兢不失尺寸常如安人敎讀時則所以大累世之傳報安人之德而承歡於所生母之側者非僅守人子之常道遂足謝其責矣泰吉雖頹廢亦常念母氏之訓不敢怠終吾身與光煦交勉之而已

紡燈課讀圖記

道光二十年南海蘿邨羅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學浙江其明年泰吉以試事進謁先生一見詢家世述陳太夫人夜紡授經事肅然動容若甚有感於中者泰吉心竊異焉今年冬先生任滿遷通政司副使將還朝士皆服敎懷德賦詩祖行泰吉走送於石門先生攜

然相接已而蹵然改容曰我有一圖子為我記之圖之本末子之友高已生陳琴齋知之為詳我不能盡言也泰吉聞言益心動既而琴齋書來言先生乞戴學士書而士大夫歌詠其事者為先生所生母張太夫人紡燈課讀圖也先生九歲而贈公謝世踰年更十餘喪家日落張太夫人與兩女紡績以為活夜輒篝燈共績先生讀書其旁太夫人敦督之不稍怠會歲饑母女日一粥先生獨得飯盎先生未應舉時幾不能自存非太夫人忍寒餓以堅其志則廢學者屢矣嗚呼世豈無承先世之餘緒習豐腆登膴仕而為名臣者而天之將降大任

必若孟子所云則何也孟子少時母氏斷機勵學事見於列女傳而他書述孟子有少貧語勞苦空乏殆如所云矣然前喪三鼎孟子已爲士竊意斷機時公宜或出遊若我高祖省親西安而陳太夫人夜紡授經庶幾近之非若先生少而孤也先生登第假歸侍養六年而太夫人下世則與孟子母喪時得具大夫五鼎之祭蓋相同云而先生過時而悲遇事之相類者輒感形於色欲言少時事而隱痛不能言先生之所處其多動心忍性也歟猗歟先生慕思之誠久而益篤所由成母氏之志學爲儒宗入侍帷幄則守正持重爲文學侍從之選出

爲師儒則崇化勵賢植輔性成德之本凡所施設根乎質行昔人所謂雖亞聖命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然則先生爲是圖豈獨彰太夫人之苦志而僅僅以敬愛致文爲足報劬勞也哉泰吉嘗以詩文請益於先生過蒙奬許以一字目之曰眞故承命記實不敢爲虛美之詞先生其許之乎

文端公遺印記

先曾祖文端公香樹齋朱文印舊藏從祖肖巖先生所不輕示人泰吉幸一見之犀角上盤雙螭紐古澤可愛葢數百年前良工所作者嘉慶庚辰從祖謝世或繙粥

於市友人吳修思亭以語泰吉得購歸文鼎後山爲命
工製櫝以藏焉道光丙申張廷濟叔未得我五世祖鶴
庵府君畫竹冊於其故友海鹽錢以發寄坤處畀泰吉
敬藏文端公跋尾用此印幷識云此印章乃先王父手
付今余詩文集皆以是爲名泰吉曾見鶴庵府君暨高
祖廉江府君高祖母陳太夫人字畫皆嘗用此印心知
文端公承先世所遺及見此跋乃益明爰屬海昌朱鈞
筱漚之友戴亥閑摹勒先公跋文於櫝之四邊幷選小
木工爲製外櫝嗚呼我鶴庵府君康熙癸卯舉於鄉後
官西安教諭告歸康熙四十一年壽終里第年八十三

此印卽爲晚年所得今亦一百四五十年中閒幾失而得之遞傳至泰吉已閱六世而泰吉敬藏亦將二十年矣賴良友數人之力乃能什襲無恙殆我先公所默爲呵護者乎嘗讀元遺山故物譜於其先世所藏薛稷六鶴銅綠小山風字銅雀硯皆一一誌之以詔子孫而我錢氏當明初時養素府君所遺香爐旣失而更得臨江永州太常儀制四公皆爲之記蓋子孫苟能不忘其先人則雖一物之微必愼藏不忍失遺山所謂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誠至情至性所見端非玩物而反爲物玩者比也況此印爲吾家所世傳先公旣以名其集海內

通人學士見之者皆知爲先公故物哉泰吉用敢詳記之以告後之人冀保守勿失云道光己亥仲春泰吉謹識

冷齋勘書圖記

亭林先生述陸文裕之言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膳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又謂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讐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藏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讀元西湖書院刻文

類公文及慶元路玉海指揮知文裕之言信而有徵矣宋元書院山長往往以致授兼之今則院長延士大夫退居者敎官匙兼任然其職閒無事不離文字之役則一也歲丁亥秦吉始爲海䦧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旣以病廢謝絕科舉之業精神遐漂不能爲深沈思因假友朋所藏舊刻日校數葉爲靜坐養性之助八九年來財數百卷而於兩漢書元文類用力稍多兩漢書校本則假之梅里李君遇孫武林汪君遠孫李君今司訓栝蒼汪君下世欲如亭林所謂互相易而傳布者

恐不易得乃寫冷齋勘書圖海昌張君元爲寫照陳君宗敬補景陳君又別爲圖一幅而以所校諸書跋語錄於後傳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無事之歲月不至脩棄且以告我良友之爲院長教官及久任校讎之職如劉中壘顏祕監其人者幷力於一書當不若明時書帕本祇供餽贐之用也或曰學校之官當講明道德啟迪生徒乃爲稱職否則融貫經史之大義勒成一書亦不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詔來學也皆不出此徒從事於一字一句之閒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淺而遺其深坐耗居諸不亦惜哉斯言也余深愧之道光十有六年秋

海昌學官所藏元代祭器圖記 二則

海昌學官明時有祭器庫在廣業齋見於嘉靖志今則祭器藏於尊經閣庫毀久矣器之舊者元至□己酉銅盥盤一篆文四行在盤底第一行至□己酉二（四字可辨）第二行海甯州儒學（五字可辨）第三行陳奉（二字可辨）第四行□官（一字可辨）至正丁亥銅爵三銅象尊一銅犧尊一篆文四行云至正丁亥秋七月皇岡精舍製三品同道光乙巳冬屬白馬廟金石僧六舟拓全圖而記其後曰元大德間知州相繼修學訓導陳登為之記登以至大二年己酉任三年建學倉見於趙氏甯志備考此盥盤當是陳君

所造惜趙氏未及誌考之蔡志有銅酒海一井梅疑即

此器禮器有盥盤有洗勺勺則久失矣陳君甫任即造

器建倉信爲有功於釁序者惜學記不傳趙氏已不知

登爲何許人此器幸存陳君不泯矣象尊爲象形葢本

於王子雍之說子雍謂魏太和中青州所得齊子尾送

女器則然宋陸氏佃亦謂於章惇家見古銅象尊制作

極精覩而視之眞象也此皇陶稿舍所制渃爲不戾於

古矣惟象腹盛酒有葢有環背不負尊與王氏說異不

知章惇所藏如何爾犧尊直耳無角則與古制異爵以

三足承之亦非古雀形長尾傅翼方足之式然由來久

矣皇岡精舍者賈執中希賢承其父林之志建學聘師以招遠近生徒肄業之所也創始於至正五年落成於六年銘器曰丁亥則七年也執中之弟用中嘗輟私田百畝贍學田久不存此器不知何時移藏學官前志未詳莫得而考也賈氏子孫自元明及今策名學官世世不絕其徙居中州者亦多宦學於戲功德姚遠矣泰吉濫官於此幾二十年坐視禮器之殘缺有愧陳君州之士君子必有以賈氏爲法酌之祭器自成其名者因備錄劉文成危太樸朱近修爲皇岡精舍之文并節錄舊志於圖後以冀觀感而興起焉若曰作器能銘當俟九

能之大夫矣

丙午四月檢點尊經閣所藏祭器又得銅罍尊一內有款識至正乙酉二月初吉八字爲一行海甯州儒學誌六字爲一行知州陳奉議五字爲一行提調官三字爲一行蓋與盥盤同時所造而款識視盥盤爲顯著始知盥盤非至大己酉陳登所造矣至正無己酉識文作乙不作乙造者之失也管芷湘謂文是左行當讀爲提調官知州陳奉議海甯州儒學誌至正乙酉二月初吉其言良是乙酉爲至正五年趙氏備考謂至正六年知州何琹重修廟學邑志佚其名而前一年知州陳君造器

趙氏爲學官有年典司禮樂之器亦未誌之何也舊志元知州陳姓惟陳文仲任於至正二十二年距造器時已十有八年當非一人元史文散官四十二階正五品爲奉議大夫中州達魯花赤知州並正五品奉議疑是官階未敢定爲陳君之名余前記謂盟盤是訓導陳登所造今雖確知其誤亦存而不改以見考古之難苟耳目未周不可據爲定論也

茗山訪碑記

咸淳臨安志鹽官縣無茗山成化杭州府志嘉靖縣志始有之云在縣西北三十八里高八丈周二里六十步

浙江通志引名勝志謂在縣西北四十里高十丈周二里六十步則視諸志所載更高二丈趙氏備考謂植有松竹鳥有山雞鵁鶄談氏外志錄沈繼元詩繼元見州志孝有傳許志金志戰志皆因之周氏游園勝覽注亦因之但辨沈繼元富爲明成化進士仁和沈繼先許志錄若山詩作沈繼先亦未知何據長安鎮曹拜泉嘗言若山祀廟有碑記宋時陳許二君糴若救荒事爲舊志所遺鎮人以曹君遺筆屬收入志余因偕管芷湘鍾署香兩文學至長安邀徐琴譜布衣由便民倉登舟過三閘舊址出莊婆堰橋約五六里河身曲折沈詩所謂九曲溪南訪若山及水抱滄浪鴨綠灣者庶幾似之至廟讀碑則爽然

若失矣碑爲康熙初年刻撰人結銜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　欽取內陞戶科給事中前直隸新和縣（直隸有新河無新和）知縣成肇毅考之進士題名碑及府志成肇毅爲順治六年仁和進士碑文首云余幼時常懷兩浙之勝未及一覽幸入泮膺從其願也游至鹽官西北之隅云云則斷非成君所爲中云陳許二君斃若至此時遭饑饉將貿茶之資分給衆姓以救餓莩不意二公染疾終於此地陳許二君土人相傳祭之於社其事或非附會而碑稱宋之直隸新安人地名今古不倫兩人名字又失考此外絕少摭實之談前後文多不相貫似剽裂而成

者舊志遺之宜矣讀碑竟問山所在土人謂環廟三面小隴若人家護墳土城者是高與廟齊約三丈廣數十步周千餘步上植雜樹積土爲之爾許志謂俗名隱山今土人所名與許志合遠近數里別無山也噫我因是益知載筆之難矣自來志方輿沿革者必以山川爲主川有通塞山無改移海昌西北舊志惟一茗山云高三丈周二里六十步辭之詳審如此若非訪碑何事目驗其有無耶山爲地脈融結聳峙方隅衆所共覩非可憑虛而搆猶待目驗則其他文字尙可憑耶或曰然則前人曷爲志茗山曰杭州城東隅曰艮山者府志謂一小

土阜耳城門名艮山遂以土阜實之若山者或者植茗於此因以爲名其始固有高阜不若是之陵夷也前人不辨爲土山惟范氏驤志稿云茗山土山也遂相沿志之艮山不見於咸淳志茗山亦不見咸淳志非潛氏之闕略也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府志謂茗山已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職方典蓋即據近時志乘錄之耳一州縣之志屢經修輯尚有沿誤官撰之書包括六合安能一一目驗耶未可以圖書集成已收而謂海昌必有此山也曰然則文字遂不可憑耶曰蓄道德能文章者必不爲無實之言若傳聞異辭無所折衷則存疑傳信可書此以諗同館

諸君子載筆之際敬戒之哉毋令後之人更相笑也道

光丙午四月

彭墩陸氏義門記

彭墩湖在州治東北七十里並湖之地曰鱖魚臺聚處

數十家皆陸姓也陸美瀶有女名栴貞甫及笄而美瀶

夫婦死依兄致和嫂丁氏以居未幾致和死丁氏誓必

死服滷汁不死以頭觸棺流血被面不死卒不食六日

死弟致中年十三舅氏憐女無依議嫁之女聞怫然曰

吾家遭難若此我得所依弟將何依舅氏爲此言乃我

仇也速遠我自是無敢言嫁女者致中稍長爲娶婦沈

氏無何致中又死遺腹生子一女佐沈氏撫教之致中死時沈氏年二十二女長於沈三歲耳今年四十有七矣日與沈氏輓湖水以灌田夜則同紡績共寢處並湖之田皆腴美女與沈氏以守正勤業積力作所入得葬祖父母以下三世棺族人有言動非禮爲女所聞見必正色切責之以是數十年無敢以非禮見梅貞者有不善者亦往往感化云丁氏死時年二十一嘉慶某年事甘泉鄉人曰北宮嬰兒子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后所謂率民出於孝情者也若南齊書孝義傳載會稽三女於西湖采菱蒓以養祖父母鄉里稱爲義門欲娶爲婦

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歿三女營殯葬爲庵舍墓側則視北宮嬰兒子先後一揆矣而三女一心爲尤難焉乃今聞陸秀才齊壽談其族女之事不意並吾世而有奇女子若梅貞者生於農夫之家而能堅守不字以完既毀之室與後漢李文姬藏匿幼弟保全李宗事變雖殊義無以異也丁氏之烈較若日霜沈氏能撫遺孤與貞姑其處二十餘年矢志不貳此眞蕭景陽所謂白華秉節寒木齊心者矣爰告當事以義門表其閭而錄其事於備志庶幾匠明風烈之義云

記瑞安項氏二孺人事

咸豐元年夏秋之交余與富陽教諭瑞安項君几山共事於杭州凡帀月几山學行余所心服者也暇日出其嫡母林孺人歸田課稼圖及所生母朱孺人寒機夜課圖屬爲題識因得讀項君兄弟所爲行略及張淵甫項氏二孺人傳竊歎二孺人賢明仁智有劉氏列女傳所未備者信足爲女士之法則矣林孺人之歸作豐翁也覩前室子佼有恩佼不謹及翁卒盆不可教誨盡耗所授產孺人鬻田爲償逋終不感悟不得已挈側室子別居以教以養竭力治生不十年盡還所失田几山兄弟乃得一意讀書此歸田課稼圖所由作也昔巴蜀寡婦

淸但能守其世業以財自衛耳雖以嬴秦之暴亂猶爲之築女懷淸臺以表其貞林孺人年三十有四而寡守節逾三十年格於例未合旌或欲爲減年以請者孺人不許此固孺人之知禮也然俊既耗數世之產孺人艱難辛苦以起其家但舉一端已爲 朝廷所樂旌揚者矣何論守節年例哉作豐翁之卒也几山兄弟纔數齡朱孺人教之勤寒機夜課圖盡紀實也若夫以禮自守不可侵犯語具張君所撰傳嗚呼當其卒遇非禮苟無林孺人爲之扞衛則古烈女之死於强暴者何可勝數此几山兄弟所以既痛所生之劬勞而於林孺人尤感

念不爽也聖人作易家人之後受之以睽其彖傳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言鈞爲中少之女無所統攝必至乖異也夫苟至於乖異家可得正哉林孺人以柔道居尊位朱孺人說順附麗之富家大吉宜矣且吾讀上元梅伯言所爲項府君墓誌於反身威如之君子蓋庶幾焉睽之九四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二孺人之危厲而无咎其亦作豐翁以元善爲之倡故能內說外明交孚而志行也范蔚宗云高士宏淸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項氏兼有之矣吾故樂誌之以告世之能爲頌圖若劉中壘者

笠湖詩老生壙記

海昌四五十年來古今體詩長於情理之說清詞麗句閒出不窮者爲應笠湖明經時艮今年七十有一矣詩益蒼古故士君子共推之曰詩老云詩老性高簡疎散所爲詩數千篇手寫清本十之一餘皆散亂雜置其可整理者率塗乙改竄幾不能辨識近歲得士之傳者曰濮陽澇曰唐仁壽皆好爲詩皆從詩老學乃窮日力爲詩老檢篋中存稿校寫排比將成帙矣請鐫於版詩老謝之咸豐癸丑之冬詩老將葬其妻二查孺人於城東湯家埧橋先塋之西南隅兩生助錢六萬成之且爲詩

老營生壙詩老感其意屬爲記之余謂兩生勿但已也昔唐李子至敕其子於霸陵原營墓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土以爲達我謂子至雖達九經要句猶與素琴並陳古人自愛重其譔著每若此且以司空表聖之高節引客坐壙中酌酒賦詩誠死生一致矣然其所譔文集未嘗散佚今猶傳焉兩生爲其師營生壙固爲今人之所難而廣傳師說亦古義也詩老之子鎬方衣食於奔走未暇理筆札兩生終當寫定詩老之詩縱不能即鏤諸版仿香山之例多寫數本分存以待流行其可也兩生曰諾乃記之甲

寅清明後四日

甘泉鄉人稿卷十五